

淵

穎

集

一



淵 穎 集
(一)

吳 萊 撰

淵穎集序

淵穎先生。生有元之季年。不躋中壽。身未試一官。贊志以歿。後之論者。罔弗痛悼。以謂造物忌才。自古然也。顧先生以天挺異稟。博極羣書。生平著述。閎深富贍。在元人中。屹然實爲大宗。惜全集世不多覩。無從購求。茲獲先生詩集十二卷。亟爲彙行。以廣其傳。竊嘗論先生之詩。地負海涵。縱橫排奐。充足方駕。揭虞並軌。范楊而漁。洋山人論詩絕句。則僅稱其歌行。意謂堪與鐵崖追配。實則先生之詩之妙。固不盡乎此也。惟恃其逸足。往往以馳騁自豪。或未免士衡才多之患。要其鴻裁卓識。凌跨一代。後有作者。莫之能先矣。先生姓吳。字立夫。集以淵穎名者。蓋從門人之私諡云。光緒元年秋九月。永康後學胡鳳丹月樵甫序於鄂垣之紫藤僊館。

原序

世之爲士者。貴於立言。然言不可以徒立也。必依乎經史而爲之辨證。雖或未遑竭其終始而具釋全書。所以發越其光晶。而疏通其晦塞者。其爲來學寤疑辨惑之助。而功不旣多矣乎。漢魏以來。藝文之流。伸其獨見。而成一家言者。亡慮數百。原其所志。亦未必不由於斯道也。奈何俗學紛紜。而莫之有定。驚高遠者。涉恍惚而談元虛。尙靡麗者。騁浮辭而矜縟製。譬諸金貝珊瑚。木難火齊。可珍之物。出橐而分葩。升槃而回縈。非不煜煜可觀也。然而寒焉不足爲之衣。飢焉弗能爲之食。求其若菽粟布帛之濟於用者。曾何如哉。嗚呼。弊也久矣。金華侍講黃公潛。以文辭冠于一代。藏諸金匱。勒於樂石。旣已播厥中外。旣又出其緒餘。隨筆志之。號曰日損齋筆記。凡經史奧旨。昧者顯之。譌者訂之。雖優柔不迫。而難決之疑。久蔽之惑。皆渙然而冰釋。其據孔氏之傳。而以八卦爲河圖。辨僧瑩之妄。而知熙陵爲仁君。此尤超然自得之見。揆之於用。殆猶布之與帛。菽之與粟者歟。奇異可珍之物。名雖貴而實有不足者歟。非攬之於至博。而約之於至精者。不可以與於此歟。昔者宋景文公祁。嘗著筆記一編。以釋俗。考古。雜說。析爲三門。而上虞李術。指其瑕疵者七條。近代紫陽方公回。亦著筆記一百六十餘則。而河南張恆時斥其非。二公素稱該洽。而

其所失有如斯者。無他。博焉而不及精之故也。嗚呼。必若公之此書。然後庶幾無遺憾哉。所可惜者。公之胷中所存。宜不止此。而耄年之加厄。於求文者之膠葛。竟不能有以盡筆之也。雖然。味滄海者。一滴而知鹹。采鄧林者。一章而知材。苟能因公之所嘗言。而推見其所不言。斯可謂善學者已。濂從公游者最久。既受此編以歸。迺私序卷端。冀諸篋衍。而擇善學者授焉。至正甲午春正月望日。門人同郡宋濂謹序。

王序

太上有立德。其次有立功。其次有立言。三者不同。苟有一焉。皆足以立乎天地之間。而無愧於爲人矣。自世之言者。陋文章之習。而高德行之士。伸一人於千萬人之上。其意將以懲夫末流之敝云爾。非所以顯道神德行也。古之聖人。德修於身矣。而又欲天下皆如吾身之修也。豈惟天下皆如吾身之修哉。而又欲後世皆如吾身之修也。天下盡乎人矣。吾身可以及之。後世非止乎今也。吾身烏得而及之。是則吾德之所被。而吾功之所樹者。亦斬矣。然聖人必欲使天下後世。皆有以及焉。則立言其可少哉。六經。聖人之文也。所以爲天地立心。爲生民立命。爲萬世開太平者。非細故矣。由是以降。苟非申、韓之刑名。管、商之功利。儀、秦之捭闔。孫、吳之陰謀。楊、朱、墨、翟、老、莊、釋氏之淫辭邪說。凡是非不詭於聖人者。其於人心世教。豈盡無所裨益哉。翰嘗讀賈誼、董仲舒之文。而恨當世不能盡用。及觀揚雄之太玄法言。又嘆時人少有知者。以爲豪傑之不遇。大率如斯。故不待論其言之傳否。而深爲有國者惜之。今南北混一以來。朝廷太平之治。垂及百年。仁恩福澤。結在人心。而紀綱法度。寢不能無弛。先生當延祐天歷之間。嘗慨然有志當世之務矣。其擬諭日本書。蓋其十八時所作也。人謂其有終軍王褒之風。其論守令鹽筴楮幣事。逮今十有餘

年執政者。釐而正之。往往多如其說。先生析辭指事。援筆頃刻數百言。馳騁上下。要不失乎正。雖處山林。未嘗忘情天下。使其在官。守言責之列。推明古者所以立極成化之道。爲吾君吾相言之。當不止是也。而先生生命不與時偶。器不求人售。素又羸弱多疾。未中歲而早卒。今之著於篇者。殆猶未盡其蘊也。初。浦江有宋儒者曰方韶父。先生師法。爲學者所宗。知名之士。如侍講黃公。待制柳公。皆出其門。晚得先生。尤奇其才。而以斯文望焉。先生貌寢陋。言語若不出諸口。而敏悟過人。得於天性。少嘗從族父幼敏家。竊取書觀之。族父知而叩之。靡不成誦。博聞強記。與之游者。皆自以爲不及。會有司舉進士。遂以春秋中鄉試。北至燕。東浮於海。好爲瓊奇雄偉之觀。見人固守章句。意頗陋之。然則先生之所負抱者。爲何如哉。惜其學不見於用。而世之知者鮮也。門人宋濂懼其泯而不傳。迺彙次其詩文。爲集若干卷。俾翰爲之序。烏乎。翰昔受教於先生。竊觀先生之所以用其心者。期以立乎天地之間。無愧於爲人焉耳。烏暇較一世之短長哉。故論而序之。信是集之不可不傳也。先生諱萊。字立夫。至正十有二年秋八月二十六日。門人胡翰謹序。

人之所以成名者三。曰道德。文章。技藝。皆不可以無師。道德以爲之根幹。文章技藝。以爲之葩華枝葉。生而知之者。間世或出。人不能皆也。苟無師焉。如矢之無弓。如汲之無綆。如醫之無方。如車之無御。如越人之燕。而無爲之導。矢無弓。雖見而不能造。汲無綆。雖欲而不能得。醫無方。雖知病而不能療。車無御。雖有

馬而不能。用越人之燕。而無爲之導。則不阻於江河。必迷於岐路。雖抗其心神。羸其筋骨。終不能以徑達。故器備矣。必諧之以律呂。然後可以成聲音。物有矣。必將之以禮樂。然後可以致鬼神。兵足矣。必律之以曲制。然後可以平邦國。是故搏土爲尊而畫之。與犧象不異。而不可以盛酒。未嘗由乎鈞陶也。削木爲弓而漆之。與彤旅不異。而不可以穿革。未嘗由乎檠括也。人之欲成名。而無師焉。亦是之類矣。予嘗悲今之爲文章者。皆不如古。及見宋君景濂。而心服之。嘗爲敍其文集。以命後進。又每慨嘆輿圖之廣。生養休息。非一二世。何太平遺老就盡。漠乎無有繼者。而天獨私於宋君也。及今年。宋君以其師吳先生之遺文。若干卷示予。予一讀而駭。再讀而敬。三讀而不知神與之接。融融漾漾。不知其旨之樂之。詠之。歎之也。於是乎乃知宋君之所以過人者。有自來也。昔者孟子謂離婁之明。公輸子之巧。不以規矩。不能成方圓。師曠之聰。不以六律。不能正五音。堯舜之道。不以仁政。不能平治天下。唐柳子謂今之世。不聞有師。予雖與吳先生同爲浙東人。而各里其里。無事不相來往。不及見吳先生。今得偶宋君於羈旅。且因宋君而得見吳先生之文。乃知瀾河之東。以文章鳴於世者。無時而乏。故竊自慶而爲之序。具陳其不可無師之說。庶有裨於後來者哉。文林郎江浙等處行樞密院都事。前進士青田劉基序。

浦陽仙華諸峯蒼翠萬仞。其巔絕峻拔之形。瑰詭雄峙之狀。金華北山不能過也。故其氣之清淑靈秀。蜿蜒磅礴。而鍾爲名世文儒者。固宜有之。若存雅先生方公翰林待制柳公。則其人也。最後深衷先生吳君

立夫出焉。立夫氣稟尤異，負絕倫之才。自其少時，讀書日記數千百言，下筆爲文，如雲興水湧。二先生深所畏愛者也。故方公以孫女妻之，而且盡傳其學焉。凡天文地理，井田兵術，禮樂刑政，陰陽律歷，下至氏族方技，釋老異端之書，靡不窮考，含其英咀其華，於經史之學，益研精究其指歸，故發爲議論文章，滔滔汨汨，一瀉千里。如長川大山之宗，夫海嶽也。如千兵萬馬，啣枚疾馳，而不聞其聲也。嗚呼壯哉！他人恆苦其淺陋，立夫獨患其宏博者也。庸詎非仙華神秀之所鍾，而能若是耶？惜其蚤世，莫得少見於時，僅嘗一用春秋薦不第，遂隱居講學，從遊甚衆。凡經指授，悉有可觀。於是大肆其力於學問文章，而卓乎不可及矣。嗟夫！彼其僥倖一官，乘時射利，而無片言隻字可傳於世者，其視吾立夫雄文偉論，馳騁於司馬子長、劉向、揚雄之間者，是果孰爲失得哉？必有能辨之者。今門人高弟宋君景濂，不忘其師，子雲之侯芭、昌黎之李漢也。收拾遺文若干卷，徵予序引。夫文豈待序而傳者哉？然玉韞石輝，珠藏川媚，異時僊華山下，有光燭天者，必遺文所在也。尙何患其不傳哉？承事郎太常博士致仕東陽胡助謹序。

文章不朽，自古爲難。其地各殊，其文亦別。有廊廟之文，有山林之文。廊廟之文多頌言，山林之文多逸體。二者工拙互有不同，要如秦越之分途矣。若夫身在山林，心存廊廟者，耳之所感，目之所遇，苟關於治亂興亡出處進退之大，必於文乎發之。雖一技一物，可規可諷者，亦必借以盡洩其胸中之蘊，而一歸於粹正。若是者，則爲持世之文。文至足以持世，乃可垂不朽而無難。顧論者或曰：其人其文，大抵皆不得志於

時者之爲耳。憤而傷激。何如婉而多風。予竊以爲不然。蓋其人具卓犖之姿。亦旣生不逢時。自不屑嫫媧雷同。與世俯仰。故其文氣體恣肆。音節悲壯。起衰式靡。厥功偉焉。君子旣嘉其志潔而行高。而又未嘗不傷其命之窮也。元處士浦江吳淵穎先生。負奇才。慨然思有所建白。而不得遂。遂隱居著述以自娛。有文集十二卷行世。後之讀其詞者。見其風華足以被蓁蕪。敷瞻足以飫虛枵。宏放足以震聾瞽。以爲文之不朽在是。而不知其上下古今。發揮經傳。取材富而寓意微。要以扶植世風。闡揚聖教爲己任。至於吳妖楚豔。春思秋悲。不令有纖毫犯其筆端。雖光焰萬丈。不知較之古人爲何如。然其命意之正。選詞之粹。求之傳集中。正未易一二覩也。歲己亥。家姪武沂都門旋里。因取先生集。相與校勘箋釋。凡兩閱寒暑而成。竊嘆先生以如是之才。膺如是之遇。又不幸早世。弗克一展其學。才人不遇。今古類然。然以先生高蹈明決。若此。宜其簡棄一切。乃猶汲汲爲世道人心計。不徒效夫放曠者所爲。則又今古才人之不必盡然者也。先生之文之所以不朽者。其在是乎。其在是乎。嗚呼。吾嘗讀漢司馬長卿傳。非不文采爛然。綺奧可喜。然而曲終奏雅。揚子譏之。及讀揚子法言。乃盛稱莽功德何哉。後之譏今。亦猶今之譏昔矣。吾蓋因先生之文。益想見先生之爲人也。惜乎家鮮藏書。質加譴陋。搜羅未備。考訂未精。姑闕疑焉。以俟博雅之君子。康熙歲次辛丑三月。錫山王邦采書於重陽閣。

碑文

浦陽江之上有大儒曰淵穎先生吳公。以精深玄懿之學。發沈雄奇絕之文。闔陰闢陽。出神入鬼。縱橫變化。其妙難名。生雖弗克顯融。以伸其志。既沒而言立。浩浩穰穰。其書滿家。信一代之偉人。足以播芳猷於弗朽者也。先生諱萊。字立夫。姓吳氏。其先毗陵人。一遷於番。再遷於睦。三遷婺浦江之新田。唐乾寧初。有諱公養者。又遷縣西之吳溪。實德政鄉尊仁里也。高祖諱聞。贈中奉大夫。福建道宣慰使護軍。追封渤海郡公。妣盛氏。追封渤海郡夫人。曾祖諱蕃。累贈資善大夫。太常禮儀院使上護軍。追封渤海郡公。妣沈氏。追封渤海郡夫人。祖諱伯紹。累贈翰林學士承旨。榮祿大夫。柱國。追封渤海國公。妣金氏。追封渤海夫人。父諱直方。集賢大學士。榮祿大夫。致仕。妣盛氏。初。盛夫人懷娠。始七月。翰林公夢西域神人。飛空而來。直止夫人之寢。心異之。越翼日。先生遂生。因名曰來。夫人頗知書。年四歲。授以孝經。論語。春秋。穀梁傳。隨口成誦。七歲。善屬文。有奴僕命騷之言。巖南先生方公鳳見而奇之。曰。此邦家材也。取南山有臺詩中語。更今名。族父幼敏家。素多書。先生時出與羣童敖。私挾一編以歸。盡夜讀竟。又復往易。或以聞於幼敏。迫而觀之。乃班固漢史也。幼敏指谷永杜鄴傳。謂曰。爾竊觀吾書。能記是。當不爾責。先生琅然誦之。至終篇一字。

不遺幼敏以爲偶。熟此卷。三易他編。其誦皆如初。乃盡出所藏書畀之讀。巖南益異之。許以孫女妻焉。且授易書。詩三經義。暨秦漢而下諸文章。大家先生一覽。卽悉其指趣。巖南退謂人曰。明睿如吳某。雖汝南應世叔政。不足多也。自是以來。先生博極羣書。至於制度沿革。陰陽律歷。兵謀術數。山經地志。字學族譜之屬。尤無所不通矣。時朝廷將有事於東夷。卽自奮曰。此小醜耳。何必上勤王師。使人持尺書諭之足矣。因撰疏論其事。會病不果上。延祐間。貢舉法行。有司以先生名上。豫章熊公朋來。巴西鄧公文原。及吾郡胡公長孺。主去留士。此三數公。輩行老成。學術淹貫。自非博古該今。明體適用。咸懼不得在茲選。而先生與焉。於是東經齊魯。梁楚之郊。北抵燕每遇中原奇絕處。輒瞪然長視。平岡灌莽。一望千里。昔人歌舞戰爭之地。豈皆前迎後卻。畢在塵沙霜露中。遂與當塗李翼。餘姚方九思。臨川傅斯正。貫酒高歌。天寒風急。毛髮上豎。自謂綽有司馬子長遺風。尋以論議不合於禮官。退歸田里。出游海東洲。歷蛟門峽。過小白華山。登盤陀石。著觀日賦。以見志。還寓同縣陳士貞家。士貞之居。與龍湫五洩隣。榛篁蒙翳。似不類人世。先生日嘯咏其中。暢然自得。或至暮忘返。游覽之暇。不廢纂述。重取春秋傳五十餘家。各隨言而逆其意。一以理折衷之。譬猶法家奏讞。傳逮爰書。旣得其情。而曲直真僞無所隱。至若繁露釋例。纂例。辨疑。微旨。折衷。權衡。意林。通旨之類。皆有論著。復謂孟子乃亞聖之大才。司馬遷不當使與鄒衍爽。淳于髡。慎到。荀卿。墨翟。尸佼。長盧同傳。因刪去諸子。益以萬章。公孫丑之徒。作孟子弟子列傳。古今樂府不同。郭茂倩不當

但取標題。無時世先後。就其所次。辨其時代。使各成家。名樂府類編。古之賦學。專尙音。必使宮商相宣。徵羽迭變。自宋玉而下。惟司馬相如。揚雄。柳宗元。能調協之。因集四家所著。名楚漢正聲。其他著述。若此者。衆不能殫舉也。四方學士。慕其聲光。多負笈從之游。先生遇之。恆若撫子。姓羞服有不給者。周之監察御史許君克學。行部浙東。以茂才薦。署饒州路長蘗書院山長。未行而疾作。袞風挾沴。血交襲。顏面壅黑。兩脛罷屣。不可越戶限。重紀至元六年。先生年四十四。棲遲枉席。愈不自振。忽夢作童汪。踣贊。覺謂人曰。汪踣殤者也。予自嬰疾以來。何藥不嘗。而勢革若此。今歲殆不起邪。夏四月九日。竟卒於家。遺命。治喪不用浮屠法。諸生胡邦翰。鄭銘等。來相治後事。二子士諤。士謐。以至正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。奉柩窆鄉之盍塢。去家南五里而近。及門之士。以其經義玄深。而文辭貞敏也。私謚曰淵穎先生。郡太守。縣大夫。復各祠之於學宮云。先生自少有大志。專思澤物。不欲以文士名。每慕張宣公爲人。推明義利。雖一毫不苟取。表裏一致。與人游。驩然有恩。愈久愈固。身雖羸弱。若不勝衣。雙瞳碧色。爛爛如巖下電。見者改容。鑒裁精絕。人以古詩文試之。先生察其辭氣。卽知其爲某代某人所作。當其賦咏。捷如雨風。一日於故人家。見凡上堆刻紙數十番。戲爲長歌。頃刻而盡。屬對嚴巧。文采縝麗。觀者驚以爲神。謂非人所能及。所著書。有尙書標說六卷。春秋世變圖二卷。春秋傳授譜一卷。古職方錄八卷。孟子弟子列傳二卷。楚漢正聲二卷。樂府類編若干卷。唐律刪要若干卷。文彙六十卷。別如詩傳科條。春秋經說。胡氏傳攷誤未完。夫自文氣日卑。

士無真識。往往倚人之論。以爲低昂。其推古之作者。則曰。雄渾瞻富。唯有漢之文爲然。淳質雅奧。亦唯有漢之文爲然。今之從事藝文者。如之何可及也。嗚呼。豈其然哉。苟以先生諸作。寘之司馬遷。相如。劉向。王褒之間。吾知其未必有愧也。第以數與時違。弗沾一命。以至於死。不大顯白於世。所幸雄篇鉅冊。彪炳烜著。有如日星。尙當藏諸名山。以俟後世之知揚子雲者。銘曰。

大火焞焞。司於南辰。重明宣昭。神之伸也。有赫厥靈。郁紛輪囷。敷爲至文。降於人也。斧藻交橫。黼黻斯皇。變化淩厲。動無方也。雲流森行。品彙咸亨。於燁其光。寂無聲也。胡積之腴。不顯其施。返於混茫。朱鳥之區也。騎箕之精。上爲列星。發天之符。合地貞也。石室之藏。雄文吐芒。鬼神呵衛。禁不祥也。秦華嶙峋。長河滄沔。永世有耀。與之俱存也。門人前史官宋濂撰。

諡議

傳曰。物生而後有象。象而後有滋。滋而後有數。數成而文見矣。是則文者。固囿乎天地之中。而實能衛翼乎天地。品裁六度。叶和三靈。敷陳五彛。開道四德。何莫非文之所爲。而所謂文者。非他道而已矣。故聖人載之則爲經。學聖人者。必法經以爲文。譬之於木。經其區幹者歟。文其柯條者歟。安可以岐而二之也。自史氏失職。以訓詁列之儒林。以辭章書之文苑。雖欲昭後世之弊。而失之古義蓋遠矣。有如長蘅書院山長吳公。先生風裁峻明。才猷允茂。漱六藝之芳潤。爲一代之文英。纂述之勤。汗簡日積。於詩書則科分脈

絡而標其凡。於春秋則脫略三傳。而發其蘊。於諸子則研覈真僞。而極其言。於三史則析分義例。而嚴其斷。藻績所及。無物不華。汪如長江。峻如喬嶽。激如雷電。和如春陽。其妙用通於造化。其變通莫拘。若應龍之不可羈。觀其所志。直欲等秦漢而上之。凡流俗剽竊無根之學。孱弱不振之章。皆不足闢其藩垣。而逐其軌轍者也。嗚呼盛哉。門生學子僉曰。經義玄深。非淵而何。文辭貞敏。非穎而何。於是私諡曰淵穎先生。云。門人宋濂等謹議。

淵穎集目錄

第一卷

五言
古詩

觀孫太古周天二十八宿星君像圖

病起讀列子冲虛至德真經雜題八首

胡仲申至

早秋偶然作寄宋景濂十首

古屏上宮人戲嬰圖

檢故庋得故洪貴叔所書李鐵槍本末寄洪德器

景陽宮登初陽臺謁抱朴子墓

大佛寺問秦皇繫纜石

湖北岸小寺問參寥泉

戒珠寺後登叢山謁王右軍遺像

射的山龍瑞宮問陽明洞天洞蓋是禹穴

次韻胡仲申雲門紀行

觀隋王度古鏡記後題

第二卷 五言古詩

夜聽楊元度說宣和內宴雜事

讀漢武內傳寄戴仲游

讀書

飲酒

觀齊謝玄卿五洩山遇僊記寄題五洩山寺

問五臟

觀梁四公記

小至日觀三山林靈致日經作

時難

和陶淵明詠貧士七首